

少年故事叢刊

唐人小說選

第四冊

中華書局印行

少年故事
故刊
唐人小說選
第四冊目錄



少年故事
唐人小說選 第四冊目錄

一	紅線傳	一
二	荆十三娘	二
三	蘭陵老俠	一三
四	尉遲恭富不易妻	一七
五	琥珀匣醫金瘡	二二
六	失珠還珠	二四
七	草聖張顛(二則)	三〇
八	棋戰	三三
九	天才歌女	三五
十	宮女奇緣	三八

十一	智勇雙全的寄姑·····	四一
十二	割股報友·····	四五
十三	唐朝的馬戲·····	四七
十四	燕足傳書·····	五〇
十五	唾面自乾·····	五三
十六	活熊換美女·····	五五
十七	馬頭娘·····	五七
十八	痛罵漢高祖·····	六一
十九	聰明老虎·····	六六
二〇	勢利和尚·····	七〇
注釋·····		七四—七六

少年故事
叢刊

唐人小說選

第四冊

一 紅線傳

自從楊巨源著了一篇紅線傳，於是唐朝的俠女紅線，就在後世人的口裏傳誦着。近代京劇裏有一齣「紅線盜盒」，就取材於此。情節既非常奇妙，文字也很爲典麗，請您細細地看罷。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裏有一個侍女，名叫紅線。她彈得一手好月琴，而且通曉經史。嵩派她專辦文書的事情，叫做「內記室」。

這時候，正在肅宗至德年之後；安祿山造反，平定了還不長久；河南和河北也還未安靜。朝廷裏希望這一帶地方的幾鎮節度使，彼此聯絡感情，不要自相衝突，所以命令薛嵩將女兒嫁給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的兒子，又命薛嵩的兒子，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的女兒。使他們三鎮都結成了親戚。

田承嗣常常要生肺氣的病；遇到熱的天氣，病勢就更加利害。他常常說：「我如果能够去鎮守潞州，使身體受涼，就可以延長幾年壽命。」於是在軍隊裏選募武勇的兵士三千名，編成特別隊伍，名叫「外宅男」。常常派三百名「外宅男」輪流在住宅裏值夜。並且要想選取一個吉日，去併吞潞州。

薛嵩聽得這個消息，日夜憂愁，常常自言自語，想不出一個抵禦的計策。這一夜，時間已遲，轅門已經關上。薛嵩拄着手杖，立在庭前，只有紅線在旁伺候着。紅線見他的主人日夜愁悶，就說道：「主人自從這一個月以來，飲食起居都非常不安，好像是注意着一件甚麼大事；難道是相近的別鎮，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嗎？」嵩道：「唉！這事關係着本鎮的安危，不是你們侍女們所能料得到的呀！」紅線道：「我雖然是個下人，但也是一個可以替主人解除憂愁的人啊！」嵩聽她的話說得奇怪，就覺悟道：「我向來不知你是一個異乎尋常的人，這是我的糊塗。」隨即將田承嗣要來侵略潞州的事情，告訴了她；又道：「我繼承着祖上遺下的功業，又受到國家的

大恩如果有一天失去了所管的土地那末我薛氏幾百年來的功績，就完全拋棄了！」紅線便說道：「這是一件容易解決的事情。主人不必憂慮，主人只要放我到魏郡田承嗣那邊去一趟，去看看他的形勢，探探他的行動。如果主人准我去的話，那末我今夜一更就動身，到五更就可以回來復命了。主人在此，請先預備着一名走馬送信的使者，再備一封問候田承嗣的信；其餘的事情，等我回來再說。」嵩道：「倘然你辦不了這件事，倒反要使田承嗣提早來攻我，那又怎麼辦呢？」紅線便道：「主人，我這次去，沒有辦不了的道理，請放心罷。」

紅線與薛嵩約定之後，她就走進房去，換上行裝，頭上梳了一個烏蠻髻，插着一枝黃金雀的釵，身上穿一件紫色繡花的短袍，脚上穿一雙青絲的履，胸前佩着一柄龍文的小尖刀。出來向薛嵩幾拜之後，就立刻動身，一忽兒就不見她的身影了。

薛嵩走進了房，關上了門，就背對着燭光，端坐飲酒。在平時飲酒不過幾杯；這夜接連飲了十幾杯，還是不醉。到快要天亮的時候，忽然聽得外面的曉角，迎着曉風，嗚嗚地吹起；接着天

裏好像有一張樹葉子落地的聲音，嵩不免一驚，就起來問話；卻原來是紅線回來了。嵩心裏一喜，連忙向她慰勞，就問：「事情辦好了嗎？」紅線道：「我那敢對不起主人的命令呢！」嵩又急急地問道：「那末，你有殺傷他嗎？」答道：「不必做到殺傷的地步；我只拿了他牀上擺着的一隻金盒子，不過使他知道利害罷了。」又接着報告他到魏城的情形道：「我在夜前三刻的時候，就到魏城，經過幾重門，走進他的臥室。聽得這一班外宅男，睡在他臥房的廊下，都起了鼾聲；又看到他中軍的兵士，在庭前放着步哨，走來走去，彼此一遞一聲地傳叫着，防衛也可以算得嚴密了。我就輕輕地開了他的左門，一直走到他臥牀帳下，看見這位田親家翁在帳裏熟睡；他這一顆腦袋，擺在文犀形的枕上，髮髻包着黃綢。枕前露出一柄七星寶劍；劍的前面，擺着一隻開蓋的金盒，盒子裏寫着生辰八字，和北斗星君的神名；再將名香寶珠，鎮壓在盒子上面，顯見他是非常看重這隻盒子和寶貴他的性命的。併且他威風凜凜地在帳裏，放心大膽地睡着，總以為沒有人可以害他的；可是他壓根兒沒有知道一條性命就掛在我手裏。那時我如要刺

死他，真所謂不費吹灰之力。這時候：他房裏的蠟燭，已經快要熄滅；爐裏焚着的香也快要完了。侍候他的人，四面布置着；許多兵器，也縱橫陳列着。再看那一班男女侍候的人，有的是頭靠着屏風，垂着身體打着鼾；有的是手執着手帕拂塵之類，伸直了身體平臥着。我，也有意和他們尋開心，悄悄地拔去她們的首飾，再撩起她們的衣裳；可笑她們都好像害病一般，始終睡着不肯醒。最後，我就拿了她的金盒回來了。當我走出魏城大約二百里光景的地方，看見銅雀臺上高地懸着一方匾額；又看見一條漳水，滔滔地向東流去。我負氣而去，得意而歸，看到這般好景緻，我竟忘記自己是個趕路辦事的人了！現在我感激主人的知遇，報答主人的恩惠，不負主人的和我商量一番。我此番去，在三個時辰之內，來往七百里路經過五六座城池，走進這一處危險的地方，我無非是希望減去主人的憂愁；那裏敢說是勞苦呢。」

薛嵩就立刻打發騎馬的使者到魏城去，同時寫給田承嗣一封信道：「昨天夜裏有一位客人，從魏城到我這邊來，他說在您元帥的牀頭，得到一隻金盒子。我不敢留住它，特地送來還

給您。」——薛嵩和紅線這一番舉動的用意，就是要使田承嗣知道我這裏有這樣的能人，要取你的腦袋，就和取金盒同樣地容易。你這班「外宅男」有甚麼用處？你如果要想併吞潞州，我就先取了你的性命。——這負着專差的使者，飛奔而去；到半夜裏纔趕到魏城。看見魏城裏正在搜捕盜金盒的人，全軍的人，都非常驚疑。使者用馬棒敲開田承嗣的府門；明明知道此刻已經夜深，不是請見的時候，而他偏要請見。承嗣便立刻出來接見；使者就將金盒獻上。承嗣接上手一看，大吃一驚，幾幾乎使他暈倒。當下就留那使者住在府裏，酒食款待，再加許多賞賜，態度非常親熱。到第二天，就再派一名專使，隨帶細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以及許多珍奇雜物，去贈送薛嵩。他回信上說道：「我的頭顱已經掛在您我私人的恩情上，我就應該自己知道過處而自己悔改；再不敢自取其辱了。此後我願意服從您的指揮，并且願意遵奉朝廷的命令，和您商議結爲兒女親家的事情。至於我這班侍衛隊——「外宅男」原不過用他們來防備其他盜賊的；並非有甚麼異樣的企圖。現在我已經一概將他們解散，放他們回去務農去了……。」

自從經過這一番舉動之後，田承嗣死心塌地，完全打消併吞潞州的陰謀。同時兩方面都願意聯絡感情，河北河南的使者，互相往來不絕——潞州在黃河以北，魏城在黃河以南。

忽然有一天紅線要告辭出去了。薛嵩詫異道：「你自幼生長在我家裏的，現在你到甚麼地方去呢？並且我家正倚仗着你的保護，那可以談到辭去的話呢？」紅線道：「我生長在主人家裏，到如今已經十九年了。身上穿厭了羅綺的衣服，口裏也吃厭了甘鮮的食品，您主人非常優待我，也可以算榮耀極了！前次到魏城去的一件事，我原是有心報恩的。現在潞州和魏城已經保全了兩處的城池；又保全了幾萬人的性命，使那存心作亂的田承嗣知道畏懼；彼此受封的土地，也得到平安。在我不過是個女子，功勞也總算不小了！此後我要跳出這混亂世界，去到世外地方去修心養性了。」薛嵩知道是挽留不住的，沒奈何，只得下令大排筵席，給他餞行。這天夜裏，就在中堂會宴。薛嵩做了一首歌送給紅線，覺得非常悲傷；紅線拜謝，也不禁悽然淚下。到後來，紅線假稱酒醉，一忽兒就不見她的影踪了。

*

*

*

*

*

*

【原文】潞州¹節度使²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³。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是時至德之後，兩河⁴未寧，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⁵。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⁶。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

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潞州，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⁷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間，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

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倘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

紅線入闥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黃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墮地，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於夜前三刻即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風，斫而譚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襦裳，如病如

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近二百里，見銅臺⁹。高揭，漳水¹⁰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

嵩乃發使入魏，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驚疑。使者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細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奇等，以獻於嵩。復書曰：「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¹¹專應指使，敢議親姻。所置紀綱¹²「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

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

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矣。」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紅線傳 唐楊巨源撰

二 荆十三娘

進士趙中立，家在溫州，他是一個雄豪的俠士。

有一次到蘇州去，寄住在支硎山支山禪院的僧房裏。這時候，有一個女商人荆十三娘，因爲她去世的丈夫，已到兩週年，也在這寺裏設齋祭祀。後來因爲企慕趙中立的俠義，便同船回到揚州去。趙中立自從和她結交以後，常常憑着友誼的關係，取用她的資財；她一些也不記在心裏。

趙中立的朋友李正郎，戀愛着一個妓女。不料這妓女的父母，不許她嫁給李正郎；而強迫

她去嫁給諸葛殷。李正郎當然非常懷恨。只因爲那時的諸葛殷和呂用之，正依附着太尉高駢的勢力，作威作福，任意欺侮良善的人。李正郎恐怕受禍，不敢和他爭奪；只得自己暗地裏哭哭罷了。

有一天，李正郎偶然把這件事情告訴了荆十三娘。荆娘一聽，也替他憤怒。終於激動了她的俠義的心腸，便對李正郎說道：「這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我能够替你奪回來。你只要在六月六日正午時，渡過江去，到潤州北固山等着我罷。」李正郎便聽從她的吩咐行事。

到那一天，在那個地方，李正郎果然看見荆十三娘帶着一隻大袋子，袋裏盛着他的愛人，和他愛人的父母的兩顆首級。她交給了李正郎以後，便跟着趙中立到溫州去了。後來便沒有人知道她的結果。

*

*

*

*

*

*

【原文】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¹³以豪俠爲事。至蘇州，舍支山，¹⁴禪院僧房。有一女

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¹⁵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李正郎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憤惋。謂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¹⁶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見劍俠傳 唐段成式撰

三 蘭陵老俠

黎幹做京兆尹的時候，有一天，曲江地方的老百姓，畫龍求雨，看熱鬧的人，竟有幾千之多。黎幹特地帶了屬吏們，臨場維持秩序。百姓們一看京兆尹到場，大家都讓開一條路；其中獨有一個老人，拄着一根拐杖，站在路上不肯讓。黎幹不免動怒，便命差役將那老人當場用刑杖責打。不料刑杖打在他身上，好像打在皮鼓上一般，竟毫無痛苦的模樣。打完之後，那老人便自由

自在地掉着兩臂去了。

黎幹看那老人，不像是平常人，很爲疑惑。便命坊裏的老卒，追上去尋訪他的下落。那老卒追着他，便暗地裏跟隨着；走到蘭陵里之南，看見他走進一個小門；又聽他大聲說道：「今天我被人欺侮極了，趕快替我預備熱湯。」老卒聽得以後，連忙回去報告黎幹；黎幹不禁害怕，便換了一身舊衣，急急地帶了那老卒，同到那地方去。

這時天已昏黑。走到以後，老卒便直接進去通報：「京兆尹黎幹特來拜訪。」接着黎幹也恭恭敬敬地進去，拜伏在地，說道：「剛纔我不知道您老丈是何等樣人，以致冒犯了您，罪真該死！」那老人不免一驚，說道：「誰引着您老爺來的呢？」說着便攙起黎幹請他上階。黎幹看他態度並不怎樣兇狠，料想是可以用道理來折服他的，便慢慢地說道：「我做這京兆尹的官，如果官威受損，就難免要妨礙政事。」——意思是剛纔大家讓路，而你不讓，叫我在官的面子上怎麼下得去？如果人人和你一樣地不讓路，我就不能行使職務了。——又說道：「您老丈把本

身原有的形貌隱藏着，叫我們這種俗眼的凡夫，怎麼能够認識呢？如果您老丈因此而加罪於我，那麼就是有意要討得別人的稱道，這似乎不是俠義的人應有的存心吧！」老人聽他這一番解說，覺得婉轉近情，而又正直合理，便笑道：「這是我的過失了！」於是便在地上設席，擺出酒來；又招那老卒入席，一同飲酒。

黎幹和老人飲酒談論，覺得很爲投機，不知不覺已經到半夜了。老人又談到養生的理論，言語很簡括，而理解很透澈，黎幹越加敬畏。

後來老人乘着酒興，又起立道：「我有一點小技藝，請您老爺看看。」說罷，便走進內室；好一回，重復出來，已經換了一身紫衣，又提着一隻紅色的劍囊，裏面盛着七口寶劍。老人一雙手弄着七口劍，便在庭中舞起來。只見他一縱，一跳，一揮，一擊。雪亮的寶劍，閃出一片片地電光，寶劍一橫，好像是扯開一匹絹，轉身一旋，好像是迸出一蓬火。其中有一柄二尺長的劍，常常碰着黎幹的鬚；黎幹明曉得不致於傷害他，可是不免也心驚膽戰。只得連連叩頭。老人舞完了，便把

七口劍，同時撒手一丟，只見地上七口劍，竟擺成「北斗星」的形狀——北斗是七顆星聯結而成——老人回頭看着黎幹道：「剛纔我不過是試試您的膽氣罷了。」黎幹又拜道：「我今後天以後的生命，是您老丈賜給我的！便請您收留我在左右，做一個僕人罷。」老人道：「您老爺的骨格和相貌，沒有道氣；恕我不能夠傳授您。改一天，我們再會罷。」說着，對黎幹一揖，便進去了。黎幹回家以後，神氣敗壞，好像害了一場病。對鏡一照，纔覺得自己的鬚，在老人舞劍的時候，已經被那短劍剃去一寸多！

第二天再去，看那老人，卻見那屋子裏已經沒有人了。

*

*

*

*

*

*

【原文】

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鞭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

之官閥，黎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即牽上階。黎知可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慧眼不能知；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欸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以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見劍俠傳
唐段成式撰

四 尉遲恭富不易妻

鄭國公尉遲恭（字敬德），他是一個性情很剛強，意旨很堅決的人。平生有一種絕技，就

是善於避槊。往往獨自騎馬，衝進敵陣；敵人舉槊刺來，他非但身體不給人刺中，并且反能够奪得敵人的槊，用來刺敵人。海陵王元吉，聽得如此傳說，不相信他有這樣的本領，就叫他來面試。因為恐怕誤傷，特地叫人拔去了鋒利的槊尖。敬德道：「即使讓您裝上了槊尖，我也不怕受傷。」當場就讓元吉舉槊來刺，一而再，再而三，連刺幾次，果然不曾刺中；同時元吉手裏的槊，卻屢次都被他奪去。元吉很有些勇力，平常可以以一敵十，當然是一個好勝的人；這一次不能在敬德手裏取勝，從此就因慚愧而懷恨。

太宗和竇建德開戰的時候，曾經得意地對敬德說道：「只要我拿着弓箭，而由你拿着長槍幫着我，那末，即使敵兵多到一百萬人，卻也沒法兒對付我們。」當下就和敬德騎馬衝到敵方——竇建德的營前，敲着他的軍門大叫道：「我是大唐的秦王，你們如果有善於戰鬥的人，儘管出來，我就和你們決一個勝負。」敵兵立刻出來接戰；可是騎馬追趕的兵將雖然很多，而終於不敢逼近太宗和敬德的馬後。

太宗和竇建德開戰的時候，有一次，在已經排開了陣勢之後，而還不曾交鋒之前，太宗遠遠地望見敵方有一個少年將官，穿着極鮮明的盔甲，騎着一匹好馬。就指着對敬德道：「他所騎的馬，真正是一匹好馬呀！」話未說完，敬德就自告奮勇，要出去奪他過來。太宗道：「輕視敵人的，往往容易失敗；假使因為我要想奪一匹馬，而使你受傷，這是我所不願意的。」可是敬德自己估量自己的本領，一定可以奪馬而歸，而決不致於有甚麼危險。於是就飛馬而去，居然將那少年連人帶馬，一概捉了回來。太宗爲要表彰敬德的本領起見，就將那匹奪來的好馬賜給了他。

有一天，太宗對尉遲敬德道：「有人說你謀反，這是甚麼緣故呢？」敬德一聽，不禁憤然答道：「是的，是的！臣實在是想要謀反；不過臣跟着陛下經過多次討伐叛逆的戰爭，雖然是靠着天子的威福，和祖先的保佑，徼倖不死；可是臣一向來是生活在刀槍的尖鋒兒上的。現在國家大事已經平定，而陛下卻反要疑臣造反了！」說着，就將衣上所穿的衣服，一概解除，拋在地上；只

見他滿身都是兵器的傷痕，不用說，這都是爲唐朝戰爭而所受的傷。太宗一見，不禁流淚道：「你穿起你的衣服罷！我因爲不相信你會謀反，所以纔通知你，你也何必當場就發恨呢？」

還有一天，太宗對尉遲敬德道：「我將要嫁一個女兒給你爲妻，你合意麼？」敬德立刻辭謝道：「臣原有的妻，雖然是個鄙陋的人；可是並沒有失去夫妻的感情。臣聽得古人說：人到富的時候而不換娶一個妻子，這就合乎所謂『仁』。臣心裏很企慕這樣的仁人，請陛下就停止這賜妻的恩典吧！」說着，連連叩頭，很堅決地辭讓。太宗很讚許他，就把賜妻的原意打銷。

*

*

*

*

*

*

【原文】

鄂公尉遲敬德，¹⁷性驍果。善避槊，¹⁸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敬德云：「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慙恨。

太宗之禦寶建德，¹⁹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矢，公把長槍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

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²⁰能鬪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

禦建德之役，既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而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帝欲旌其能，以馬賜之。

太宗謂尉遲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矣！臣從陛下²¹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不以疑卿，故此相告；何遽以爲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情；臣每聞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五 琥珀匣醫金瘡

德宗在位的時候，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在長安起兵作亂，奉朱泚爲帝。德宗將要到奉天去避難。臨行的時候，德宗自己握着一柄火精劍，走出內殿，張眼向殿內四面一看，不禁長歎道：「我大唐多年的天下，難道此番竟被狗鼠之輩所奪去嗎？」說着，就舉劍向檻上的鐵狻猊斫去；那鐵狻猊就應手而碎。左右的侍從們，都一齊歡呼萬歲。德宗道：「我要斬這種小寇，就和斫這鐵狻猊一樣，是不必憂慮的！」後來德宗的車駕在路上，每逢夜裏，侍從們都看見皇帝手裏握着幾尺有光亮的東西，這就是火精劍。這劍是建中二年太林國所貢；據說這劍的光鋸如電，切金玉如泥，用木在劍上磨擦就會生出烟燄，碰着金石之類就起火光。劍匣是琥珀所製。德宗在路上，沒有預備醫治金瘡的藥品。有一次，有一名裨將，中箭受傷；德宗就命將琥珀匣打碎，作爲金瘡藥的原料，賜給這受傷的裨將去醫治；這個琥珀匣，就是火精劍的劍匣。當時有一個近

臣勸德宗道：「陛下何必因爲一名小小的裨將受傷，就犧牲這寶貴的匣子呢？」德宗道：「現在逆賊猖獗，要想危害國家，正是我軍隊裏需要用人時候。戰士身上有創傷，好比我自己身上有創傷一樣。我應當以人爲寶，難道反以劍匣爲寶嗎？」這件事，德宗左右的侍從，以及內外文武官員聽得之後，沒有一個人不感動。

*

*

*

*

*

*

【原文】

德宗蒙塵幸奉天，²²自攜火精劍，出內殿，因歎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狻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卽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太林國所貢其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烟燄，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²³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賞之，其匣卽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何以裨將²⁴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匈奴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

瘡，如朕身之瘡也！今朕以人爲寶，豈以劍匣爲寶耶？」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

見杜陽雜編 唐蘇鶚撰

六 失珠還珠

潘將軍住在京城——長安光德坊。

他本是湖北的襄陽漢陽那地方的人，常常坐船出外經商牟利。有一天，在江邊停船。有一個和尚到船上來討飯。潘將軍留他在船裏住了幾天，很慷慨地佈施他。那和尚臨去的時候，對潘將軍道：「我看你的容貌、體格、神氣、態度，和平常一般的商人不同。將來你和你的妻子兒女，都有很好的福氣。」說着就拿出一串玉念珠，贈給潘將軍，繼續說道：「你將這串念珠好好地收藏着，將來不但可以經商得利，而且還可以做官受祿。」說完，作別而去。

潘將軍自從得了這串念珠以後，做了幾年買賣，居然大發其財，後來又做到將軍，從此就

住在京城裏，平時把那串念珠當做寶貝，特地用一隻繡囊盛着，又連囊盛在一隻錦盒裏。每月初一日，就把念珠請出來供着，恭恭敬敬地對它祭拜一番。

有一天，照例請出來祭拜。不料等到打開錦盒和繡囊一看，這串念珠竟不見了。再看錦盒封口的地方，仍然是完好如故；此外也並不丟掉甚麼東西。潘將軍驚得目定口呆，喪魂失魄，以爲是全家將要破滅的預兆。

潘將軍和京兆府吏王超，是很知己的朋友。王超這時候已經有八十歲了。潘將軍失珠之後，便急急地趕去告訴王超，和他商量辦法。王超道：「好奇怪呀！這顯然不是尋常的盜賊啊。我且替你察訪察訪看，不知能够不能够找得回來哩？」

王超從這天起，便將潘將軍失珠的這件事，常常記在心裏。有一天，走過勝業坊北面，那時正在春天，久雨初晴，看見有一個梳着三個髮髻的女子，年紀大約有十七八歲，衣服很爲破舊，脚下穿着一雙木屐，走過路旁的槐樹下。同時正有幾個少年軍人，在那裏踢毬。忽然一個大毬，

直飛過來，落在這女子的身旁。那女子隨手接着，便輕輕地舉足一踢，回送過去，竟高到幾丈以上。王超一看這女子身手矯健，就知道她是個異乎尋常的人，便暗地裏注意着她。等她回去，便暗中跟着。於是知道她住在勝業坊北面的小巷裏。家裏還有老母，母女靠着做針線過活。

王超探明了那女子的踪跡和景況以後，便先借着別事，和她母女相識；後來又常常賙濟她的貧困，由此認為親戚，用甥舅相稱。

那女子家裏很窮，平時和她母親同睡在一張土坑上；常常接連幾天不舉火燒飯。可是她家偶然備一次餽饌，卻很有些貴重的食品。有一次，吳中地方官將有名的「洞庭橘」運來進貢。朝廷裏除出賜給宰相和幾位大臣以外，京城裏是根本沒有這種橘子的。卻不料這貧家的少女，倒也有一個「洞庭橘」，送給王超。據她說是有人從皇宮裏帶出來的；王超很爲詫異！同時看那女子的性情，非常剛決，和平常柔弱的女子大不相同。因此很爲懷疑，不過面子上仍舊不露聲色。仍然照舊往來；照這樣地過了一年光景。

有一天王超特地帶了些酒菜，到她家裏和她母女倆飲酒閒談。在閒談之間，王超便慢吞吞地說道：「甥女啊！我有一件很麻煩的事情，要想告訴你；不知你意下如何？」那女子便道：「我家常常受舅舅的恩惠，正恨沒有法子可以報答；您如果有甚麼事情要我做，而我的能力又能够做得到，那末，即使有甚麼危險，我也一定替您辦到。」王超便道：「別的沒有甚麼大事；就是潘將軍家裏失掉一串念珠，不知你知道不知道？」那女子聽說，略一沉吟，便微微一笑道：「這件事麼？我從那裏會知道呢？」王超看她的神情，聽她的語氣，覺得並不十二分守着祕密；便又說道：「甥女啊！你如果可以替潘將軍把這念珠找回來，那末潘將軍當然要用極豐厚的禮物酬謝你；你亦何訪試試看呢？」那女子生就是爽快的脾氣，聽王超說罷，便接着說道：「舅舅！我老實告訴您。您可不要說給別人聽。我有一天，偶然遇着幾位朋友；那朋友偶爾高興，便到潘家把那串念珠拿來玩玩；將來終於要送去歸還的。近幾天，因為沒有工夫，所以沒有送去還。現在您舅舅要找這串念珠，那也容易，請您明天早晨到慈恩寺塔院裏去等候着，我知道那位朋

友，就把念珠寄存在塔上。」王超聽說，不免驚異，且喜寶珠有了下落，便訂約而別。

第二天清晨，王超依着她的話，趕到慈恩寺塔院；頃刻之間，她也到了。這時候，辰光還早；寺門剛開，塔門還是鎖着。她對王超道：「稍等一回兒，您抬頭看那塔上，就有東西給您瞧。」說罷就走，快得好像一隻飛鳥。隨即又見她險伶伶地站在塔頂上，舉起一隻手，手裏好像捻着一件甚麼東西，揚給自己看。想必就是念珠了。接着倏忽之間，已見她手執念珠，一溜而下，遞給王超道：「舅舅！您便帶去歸還了罷。我壓根兒沒有貪圖財帛的意思；請您也不必提到酬報這句話。」王超接珠在手，便和她作別；喜孜孜地將念珠送到潘將軍家裏。又把經過情形細說一遍。潘將軍眼見這傳家之寶，居然失而復得，當然歡慰異常。就和王超商定：另用金玉繒帛暗地裏去酬謝她。可是等到第二天，王超帶了禮物再去訪她，只見那地方已經只剩一間空屋子，她母女二人已經不知去向了。

*

*

*

*

*

*

【原文】

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舟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氣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曰：「寶之，不但通財，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遂鎔均陶鄧。²⁵其後爲將軍，列第京師。嘗寶念珠，貯以繡囊，置以錦合，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魂，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友京兆府吏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²⁶接而送之，直高數丈。超異之，爲尋其所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以針紉爲業。超時以他事熟之，遂爲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或設殺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²⁷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異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赴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識，欲告

外甥，未知如何？」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卻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果爲尋覓，厚備繒絲爲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遇朋儕爲戲，終卻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塔上舉手示超，欬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見劇談錄 唐康駢撰

七 草聖張顒（一）

張旭的草書，天下馳名，稱爲「草聖」。他做過長史（官名），後世稱爲張長史。唐國史補關於他的學書，載有下面所記的一段故事。

張旭的草書筆法，很爲高妙，他曾經說道：「我起初聽得公主的車駕出行，和街路上的擔

夫爭路看了他們一往一來的趨勢便悟得了筆法的意義後來又看見公孫氏舞劍器參透了她的起伏頓挫，便悟得了筆法的神情。」足見學藝術的人，隨時留心，處處都於學問有益。

張旭每逢吃醉了酒，便字興勃發，一定要寫草書了。他那寫字的情形，卻也可怪。他手裏揮動了筆，口裏便高聲呼喝，意思是替筆下助勢。甚至將一顆頭，倒鑽在水墨裏一蘸，便將頭髮當筆毛，用頭寫字；——天下人便稱他爲張顛——等到酒醒一看，認爲神異非常。第二個人寫不出。所以後輩的人，談論到字法，對於一般的名家，都有些不滿的批評；獨有對於張長史，便沒人敢說他不好了！

*

*

*

*

*

*

【原文】

張旭草書得筆法。旭言始吾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搥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輩，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閒言。

見國史補 唐李肇撰

草聖張顛(二)

當旭初次被舉出去做官，就是蘇州常熟尉。到任過了十天之後，有一個老頭子來呈遞文狀；旭就提起筆來，給他批判。批好之後，這老頭子就喜孜孜地帶着批文回去了。不料他回去過不了幾天，又來遞狀。旭就發怒責備他道：「你敢因為這些小事而屢次來擾亂官廳麼？」那老頭子道：「我並不是要來請求論斷甚麼事情；實在是看得您少公在狀紙上所批的字，筆跡非常奇妙。所以借着這些小事，遞幾張狀紙，藉此可以求得您批幾個字，帶回去就很寶貴地藏在箱子裏，當做一件珍品了。」旭聽他的話，倒覺得奇怪，就問他何以如此愛書呢？那老頭子道：「我先父也是愛書的人，并且他還有關於書法的著作呢。」旭就命他把父親的遺作拿來看看過之後，非常欽佩，說道：「此人確是一位天下少有的好書家啊！」從此以後，旭就完全學得筆法的妙處，在當時號稱第一。

*

*

*

*

*

*

【原文】

張長史釋褐²⁸爲蘇州常熟²⁹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觀少公³⁰筆蹟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於一時。

見幽閑鼓吹

唐張固撰

八 棋戰

宣宗大中年間，日本國派王子到中國來朝見皇帝，獻上了許多寶物；宣宗也備珍貴的筵席款待他。

王子善於圍棋。宣宗就命待詔顧師言和王子對奕。王子拿出一張楸玉的棋盤，一副冷暖玉的棋子。王子說：「本國之東三萬里，有一座集真島，島上有一座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

裏生着玉棋子；不必用人工製造，它自然黑白分明，冬天是暖的，夏天是冷的，所以叫做冷暖玉。那島上又出如楸玉，形狀好像楸木。將它雕琢做成棋盤，既光亮，又潔淨。可以照人。」

師言和那王子開奕以後，真所謂棋逢敵手；下到三十三着，還是勝敗未分。師言恐怕辱沒了皇帝的命令，所以聚精會神，每一着都要經過長時間的思慮，纔散下子。可是那王子瞪起了眼珠，縮進了手臂，看光景是已經敵不住了。後來那王子迴頭問鴻臚官道：「這位待詔，在中國是第幾手啊？」鴻臚假說道：「他在中國不過第三手。」其實師言在當時是要算第一國手了。王子就對鴻臚道：「我願意見見那位第一國手。」那鴻臚倒也能够臨機應變，就對他說道：「您王子如果能够戰勝第三，纔可以見第二；再勝第二，就可以見第一。現在您第三手還未戰勝，那可以急急地想見第一手呢？」王子聽說，就掩住棋盤歎道：「我小國的第一手，敵不過大國的第三手，如今我已經信服了。」

*

*

*

*

*

*

【原文】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上設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待詔³¹

顧師言爲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棋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下至三十有三，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每汗手凝思，方敢下着。王子瞪目縮臂，已狀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³²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³³矣。王子對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

見杜陽雜編 唐蘇鶚撰

九 天才歌女

大曆年間，內宮的才人（內宮女官名）張紅紅，她本來是跟着父親在長安討飯的一個

女乞丐。她父女倆每天沿路唱歌，求討人家的布施，景況窮苦已極。有一天，走過昭國坊南門裏將軍韋青的府第。韋將軍本是愛好音樂和歌唱的人。這一天，在臨街的窗戶裏，聽得紅紅求乞的歌聲，很爲嘹亮。推窗一看，又見她很有幾分姿色，便將她收進府去做侍姬。同時將她的父親，收養在後門裏，待遇很好。

韋將軍自從收了紅紅做侍姬以後，便親自傳授她音樂和歌唱的藝術。紅紅非常聰敏，富有歌樂的天才。不但一教就會，而且還能够舉一反三；這時候，有一個樂工，將古時「長命西河女」的歌曲，加減了幾處節奏，編成一首新曲，居然很有新聲。還未曾進獻內宮，（樂工每得新曲多進獻邀賞）却先來唱給韋青聽。韋青暗地裏又命紅紅在屏風後面悄悄地聽着。紅紅便用幾合小豆子，一粒一粒分布在桌上，紀錄它的樂譜和節拍。那樂工奏罷，韋青進去問紅紅道：「你聽得怎樣了？」紅紅道：「我已經完全記得了。」韋青便出去對那樂工假說道：「這一首歌曲，我有一個女弟子，她早已學會了；並不是新曲啊。」於是傳命叫紅紅隔着屏風唱起來，居

然一聲都沒有失誤。那樂工不覺驚異，便請紅紅出來相見，表示非常佩服。并且說：「我這一首歌曲，本來還有一聲不穩；現在聽得您這一唱，便可以改正了。」

後來韋青將這件事奏明代宗皇帝。第二天便有旨宣召紅紅進宮，命她入值宜春院，很受皇帝的寵愛。宮中多稱她爲「記曲娘子」。不久，便授爲才人。

有一天，內史奏報韋青身死。代宗告知了紅紅。紅紅上前奏道：「妾本來是長安市上一個丐女，幸蒙韋將軍收留我進府，使我的老父一旦身故之後，不至於沒有個歸宿！并且我的能够進宮受職，也是出於韋將軍的引薦。我身受韋將軍種種大恩，我是不忍忘記他的！」說罷，一聲痛哭，竟死去了。代宗讚美她的知恩重義，很爲歎惜，就下旨贈她爲昭儀（女官名）。

*

*

*

*

*

*

【原文】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喉音嘹亮，仍有眉首，卽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

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卽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譜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給之曰：「某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記曲娘子」。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卽贈昭儀。

見樂府雜錄

唐段安節撰

十 宮女奇緣

專制時代的皇宮之內，都安置着許多宮女。這班宮女，多是自幼選取入宮的；一經入宮之後，就難得有出宮的機會，畢生的幸福也就完全斷送了。雖然在宮裏，衣食是很奢華的；可是除此以外，就完全沒有人生的樂趣了。雖然也有得到皇帝

的寵愛，而選爲妃嬪的；可是被選的人，不過少數之中的最少數罷了；那大多數的宮女們，還不是被強制地過着一輩子的獨性生活嗎？所以自古以來的文人，常有替宮女們描寫幽怨的作品。孟起本事詩也載着下面這一段故事：

開元年間，玄宗命宮裏的宮女們，大家裁製綿衣，普遍地賜給邊地的兵士。

有一個兵士，在受賜的短袍之中，找到了一首詩。那詩的意思道：

「屯駐在戰場上的戰士們啊！

我想你睡在戰場上是多麼地苦寒！

我親手做了，這件戰袍，可不知道落在那一個的身上！

我抱着無限的熱情替你多縫幾條線，多加幾層綿。

咳！我今生是已經過去了；

想和你結一個來世的因緣！」

那兵士得詩之後，便去告訴主帥；主帥就把詩奏明了玄宗。玄宗就將這首詩，通告六宮的宮女，說做這首詩的人，不必隱瞞；我決不加罪。當下就有一個宮女，出來直捷地承認，自己說：「我罪該萬死！」玄宗很覺得可憐。便下諭將這個宮女，嫁給得詩的兵士爲妻。特許放她出宮，使她夫妻團聚。同時對那宮女道：「我給你和他結了今生的緣罷！」

這是從古以來皇帝少有的大恩典，邊境上的兵士們聽到此事，人人都覺得感動。

*

*

*

*

*

*

【原文】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綵，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於帝。玄宗命以詩徧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

見本事詩 唐孟啓撰

十一 智勇雙全的寄姑

福建地方有一條庸嶺。嶺的北面，有一處極低濕的凹地，裏面盤踞着一條大蛇。常常要出來傷害人畜；甚至衙門裏的都尉官，以及長吏們，多有被它傷害死的。所以本地人非常害怕它，必須要用牛羊做犧牲品去祭祀它，纔可以免除禍祟。後來巫祝們誑造謠言，說：「蛇和我們說：它每年要吃一個十二三歲的童女。」那地方的都尉官，不敢違背蛇命，只得派人出去收買人家的婢女，或者將罪人的女兒養大來，便一個一個地拿去飼蛇。每年到八月初上，先祭祀一番，就將那活生生的小姑娘，送到蛇穴口外。一到夜裏，那蛇就出來吞吃去了。接連好幾年，都是如此：祭蛇所用的小姑娘，前後已經有九個了。這多麼淒慘啊！

有一年，又要祭蛇了。各處去招募祭蛇的女兒，竟沒有募到。這時候：將樂縣李誕家裏有六個女兒，卻沒有兒子。最小的女兒名字叫做寄。不料她竟肯應募，願意犧牲自己的身體去做祭

蛇的犧牲品，父母當然不肯放她去；寄便說道：「父親啊，母親啊，您們不必留住我了！您們只生了我們六個女兒，卻沒有生一個兒子；有了這許多女兒，有了我不多，沒有我也不少。我雖然不能學漢朝捨身救父的緹縈，但是我既不能供養父母，徒費了家裏的衣食，空活在世上，有甚麼好處呢？倒不如早些死了的好。而且賣了我的身體，倒還可以得到一筆錢來供養您父母，卻不好嗎？」李誕夫婦聽她這一番話，雖然也好像有理；但是眼見這聰明伶俐的小姑娘，活活地送去給蛇咬嚼，當然不捨得！可是她意志很堅決，父母也沒法禁止她。寄姑娘於是就去應募去了。

不料她心裏卻早已有她的成算了。她事先討好了一柄極好的寶劍，和一頭善於咬蛇的狗；到八月初，就懷着劍，帶着狗，去到祭蛇的廟裏坐着。臨時她又叫人煮好了幾石饗飯和蜜麪，擺在蛇洞口。到了夜裏，那大蛇果然出來了。寄姑娘看這孽畜，頭如巴斗，眼如圓鏡，端的可怕煞人。那孽畜正在肚飢，一嗅到饗飯和蜜麪的香氣，就把饗飯一口氣完全吞下了肚。它肚裏吞進了這幾石的饗飯和蜜麪，身體便增加了許多重量，行動就有些呆笨。寄姑娘一看時機已到，便

放去那隻狗，那狗一見，就飛奔過去，將那孽畜一口咬住不放。說時遲，那時快，好一個身手敏捷的寄姑娘，她早已奔近那孽畜的後身，舉起明晃晃的利劍，就和雪片一般地在蛇身上亂斫。那孽畜前身被猛犬亂咬，後身又被利劍斬來；不多時，便向庭前一跳，全身堆在地上，眼見得是已經死了！

寄姑娘見大蛇已死，目的達到，心裏非常歡喜！她再走進蛇穴去看個明白，只見以前被蛇所吃的九個童女，還剩着九副頭骨。她就一概拿出洞來，對着頭骨嘆惜道：「你們都是太懦弱太膽小，枉被這孽畜所食，委實太可憐了！」諸事已畢，這位寄姑娘大功告成，便緩步而歸，仍然和她的父母以及五位姊姊骨肉團聚。

越王聽得這個消息，賞識這位寄姑娘的智、勇、仁、孝，就聘娶爲后。同時又請她的父親李誕做將樂縣的縣令；她的母親和姊姊，也都有賞賜！可見世間事膽大到處走得，膽小寸步難行。

*

*

*

*

*

*

【原文】

東越閩中³⁴有庸嶺³⁵其下北隰中有大蛇，土俗常懼。都尉、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喻巫祝，³⁶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患之，共求人。家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³⁷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³⁸救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糴蜜麪，以置穴口。蛇夜出，頭如困，目如鏡，聞糴香，先噉之。寄便放犬。犬既嚙咋，寄從後斫之，因踊出庭而死。寄入視穴，得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

越王聞之，聘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

見法苑珠林 唐釋道世撰

十二 割股報友

唐朝英國公徐勣，和單雄信，起初在隋末的時候都是附從李密的人，彼此曾經結拜爲兄弟。後來李密滅亡之後，雄信去投降了王世充；勣來歸降了唐朝。從此以後，就兄弟離散，各事其主。

勣後來跟着海陵王元吉，帶兵攻擊王世充，將世充圍困在洛陽。元吉靠着自己有些勇力，常常親自去巡視圍城的兵隊。有一天，世充在城上望見，就命人找到雄信，指着城下的海陵王對他說：「這就是敵軍的主帥。」當下就用金碗斟滿一碗酒，賜給雄信；他的意思自然是要叫雄信出去攻殺海陵王。雄信接過酒來，一飲而盡。立刻提槍上馬，風馳電掣地衝出城來，直奔海陵王；一到臨近，挺槍便刺；說時遲，那時快，槍尖兒和海陵王的身體，已經不過尺把的距離了。要是再過一眨眼的功夫，不用說，海陵王的身上就可以戳成一個透明大窟窿，饒你海陵王力敵

萬夫，也休想帶得性命回去。就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徐勣隨在後面嚇得魂飛魄散，連聲大叫道：「阿哥，阿哥！這是我的主人，這是我的主人！」雄信一見徐勣，又聽他連聲央告，不免觸動了兄弟之情。就把纏繩一兜，止住了馬，回頭看着徐勣笑道：「這小韃子要是不因為你的關係，我且結果了他再說！」

後來王世充終於戰敗投降，雄信也做了唐軍的俘虜。戰事既平，唐軍方面要將單雄信處死。徐勣竭力求免，竟毫無效果；只得垂淚而出。雄信道：「我本來料定你求不了這個情的！」徐勣感慨地說道：「你我兄弟，早經立誓，大家同生同死；現在你死，我豈敢貪生？但是我的身體，已經貢獻給國家；在目前，我委實是「忠」「義」不能兩全了！并且我如果跟着你死，那末，你的妻和子有誰來照應他們呢？叫他們何以生活呢？」——意思是我死可以照應你的妻子——說到這裏，徐勣就用刀在自己股上，割下一片肉，給雄信吃，接着說道：「這可以表示我並沒有忘記從前的誓約！」雄信聽說，居然把肉吃下，並不疑心。

【原文】

英公³⁹始與單雄信⁴⁰俱臣李密⁴¹，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世充⁴²，勸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勸後與海陵王⁴²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⁴³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勸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勸主！」雄信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⁴⁴不緣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勸曰：「平生誓共爲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兩全。雖死，願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見隋唐嘉話 唐劉餗撰

十三 唐朝的馬戲

玄宗曾經諭令御廄，訓練舞馬一百匹，分爲左右兩部。那時塞外也有好馬來進貢，玄宗也

交給御廐去教練。教練的成績很爲美滿，馬的舞技很精妙。教成以後，就將所有舞馬，穿上了綉衣，絡頭繩索以及鬃毛上，鬣毛上都用金銀珠玉做裝飾品。舞馬的時候，奏一種曲，名叫傾杯樂，共有幾十回。樂曲既奏之後，那批舞馬就昂起了頭，蹺起了尾，或直，或橫，都能和樂曲相符，毫無錯失。又用三層的板牀，由教練人騎馬走上去，和飛一般的旋轉着。又命一名有力的教練人，舉起一張榻子，榻上立一匹舞馬，馬就在榻上舞着。另外一班年青貌美的樂工，立在左右前後奏樂；都穿着淡黃衫，繫着文玉帶。每年「千秋節」——玄宗的生日，就在勤政樓下，舉行舞馬。這是唐朝玄宗時候一種極新鮮極奇妙的一種玩意兒！

後來安祿山造反，玄宗移駕到四川；這批舞馬，就散落在民間。祿山曾經看過這種馬舞，心裏很愛它；因此就有幾匹賣到范陽去（祿山是范陽節度使）。後來又經過幾個轉變，被田承嗣所得。承嗣卻不知道這是舞馬，就將它們雜在戰馬羣裏，安置在外棧。

忽然有一天，軍營裏將士會宴；等到軍樂奏起之後，那幾匹舞馬，聽到樂聲，就照舊舞蹈起

來，而且舞個不停。養馬的人，不知緣故，說是馬已成妖，就舉鞭亂打。那馬被打，以為自己舞得不合節拍，格外用心地抑揚頓挫，仍然做出舞蹈的姿勢。管馬的吏員連忙報告承嗣，說是馬怪。承嗣就命着實地重打，所以馬越是舞得起勁，養馬人的鞭撻也越是利害。那時也有人知道這是舞馬；但是恐怕招惹是非，都不敢說。後來竟被打死在馬房裏！

*

*

*

*

*

*

【原文】

玄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綉，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嘗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⁴⁵其後轉爲田承嗣⁴⁶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

養者謂其爲妖，擁箠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廐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檻下。時人亦有知其爲妖馬者，懼禍而終不敢言。

見明皇雜錄
唐鄭處誨撰

十四 燕足傳書

長安女子郭紹蘭嫁給大商人任宗爲妻。任宗在湖南經商，幾年不歸，而且書信不通；紹蘭惦記得非常殷切。

有一天，紹蘭看見有兩隻燕子，在梁上飛鳴遊戲。她因爲記念丈夫，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就一聲長歎，告訴燕子道：「我聽說你們燕子是從海東來的；來來往往，都要經過湖南的。我的丈夫已經離家幾年不歸，而且也沒有消息。究竟是生是死，我一概不知。我要想託你帶一封信去，寄給我的丈夫，你辦得到麼？」這在紹蘭原不過是在無聊時候的一種無聊舉動。說完之後，

就淚如雨下。不料那一對燕子上下飛鳴，竟好像答應她的託付一般。紹蘭也就再問道：「你如果允許我的話，那末，就投到我懷裏來！」話剛說罷，那燕子果然就飛下來，停在她膝上。紹蘭立刻就吟成一首詩道：

我壻去重湖，

臨窗泣血書；

慇懃憑燕翼，

寄與薄情夫！

當即用極小的字，寫好一封小信，縛在一隻燕子的足上。那燕子就飛去了。

任宗這時候在荊州。忽然看見一隻燕子，在自己頭上飛鳴，盤旋不息，覺得有些奇怪。就抬頭細看；那燕子也就忽然歇在任宗的肩上；隨即看見縛着那封小信。任宗解下一看，就是他妻子所寄的信，不禁心裏感動得流淚。當下那隻燕子，竟自飛去了。

第二年，任宗回家；到家之後，立刻拿出詩信，給紹蘭看。他夫婦倆的驚奇感歎，當然不用說了。

後來文士張說也做了一篇文章，記載這件事情。就有許多人傳寫出去了。

*

*

*

*

*

*

【原文】

長安女子郭紹蘭，適巨商任宗。宗爲賈於湘中，⁴⁷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覩堂中，有雙燕戲於梁間。蘭長吁而語於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於湘中。我壻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付書，投於我壻。」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⁴⁸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訝視之，燕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宗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好事者寫之。」

見開元天寶遺事

唐王仁裕撰

十五 唾面自乾

武則天臨朝的時候，內史李昭德和納言婁師德，有一天同行入朝。婁師德身體太胖，走路太慢。李昭德屢次回顧等着他，而他終於趕不上；昭德不免討厭，便發怒道：「這田舍漢真累死人了！」師德聽說，並不生氣，卻反而慢慢地笑道：「我婁師德不是田舍漢，那末，誰是田舍漢呢？」

師德有一個弟弟，奉委出任代州刺史。在將要啓行的時候，師德警戒他道：「我並沒有多大的才能，居然做到宰相。現在你又得着州牧的職位了。這都不是我們分內所應得的官祿；便也是容易招人妬嫉的事情。你想：我們應該如何處世？纔能保全性命和祿位。」他弟弟便下跪道：「從今天起，即使有人唾一口涎沫在我面上，我也不敢講話，只不過自己拭去面上的唾沫便了。我照這樣地忍耐，兄長大約可以不必憂慮了吧！」不料師德卻道：「你如此做法，正是要使我憂慮啊！你要知道：人家唾你，當然是發怒了；你如果拭去唾沫，這是明明表示不願意受他的唾，豈不是忤逆了他唾你的怒意了麼？況且面上的唾沫，即使你不拭去它，它自然會乾的；你便何妨笑着承受了他的唾，讓它自然地乾燥呢？」——他有這樣的忍耐工夫，所以在武后臨

朝的時代，大臣起倒很多；而婁師德卻能够始終保持祿位。

到後來，「唾面自乾」便成爲一個故典。

*

*

*

*

*

*

【原文】

李昭德爲內史，⁴⁹婁師德爲納言，⁵⁰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至，乃

發怒曰：「叵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拜
代州⁵¹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份，人所嫉也！將何以
先人膚髮？」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
憂！」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人唾汝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是逆人之怒
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寵祿。

見隋唐嘉話 唐劉餗撰

十六 活熊換美女

唐玄宗時候，寧王——玄宗之兄——常常帶着從人，在鄆縣邊界上搜林打獵。有一天，忽然在草地上找到一口大櫃，櫃門封鎖得很嚴密。寧王便命從人，打開櫃來；只見櫃裏盛着一個青年的少女。問她：「從何處來？何以會被鎖在櫃中？」她說：「姓莫，叔伯都住在村莊中。昨天夜裏，有一批強盜來搶劫村莊；盜夥之中，有兩個和尚，他們將我搶去，關鎖在櫃裏；此後怎會到此，便不知道了。看她的容貌，非常美麗，而淒楚可憐。寧王看了，覺得可愛，便命她坐在後面車裏，帶着回去。這時候，寧王正獵得一頭活熊，便將熊盛進在櫃裏，仍舊關上櫃門，加上鎖，擺在原地不動。」

這時候，朝廷內宮裏，正在徵求美麗的女子。寧王因為莫氏是良家美女，便將她獻上去；同時上表，將出獵得櫃活熊換女的一段經過情形，詳細奏明。玄宗便命莫氏做內宮的才人。

過了三天，朝廷接到京兆地方官的奏報道：「鄆縣有一家客店，這一天有兩個和尚，出錢一萬，獨賃店屋，說是做法事；當時便擡進一口大櫃。那天夜裏，只聽得屋內膈膈膊膊的聲音，響

得很久。店裏人覺得奇怪，便去敲門；可是沒人答應。只得打破房門，要想進去看個明白；不料有一頭活熊，衝出門來，逃出店去。再看屋裏兩個和尚，已經被熊咬死，屍身暴露，在屋裏！不用說，這兩個和尚，就是搶掠莫氏的強盜了。

玄宗得奏，覺得此事奇怪，而又有趣味，便寫信通知寧王；信裏有一句道：「寧哥把這兩個盜僧，處置得真好！」

莫才人善於唱秦腔的歌曲，當時稱為「莫才人囀。」

*

*

*

*

*

*

【原文】

寧王常獵於鄆縣⁵²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莊居。昨夜遇盜；盜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嚔，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方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

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夜久，腦膊有聲。店戶怪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⁵⁰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見酉陽雜俎 唐段成式撰

十七 馬頭娘

中國蠶絲的來源，據歷史家說：「黃帝妃嫫祖，教民育蠶治絲，後世祀爲「先蠶」——「先蠶」是蠶神名——但是有一段民間故事上說：「蠶是所謂『馬頭娘』的身體變成的。」這兩說根本不同。究竟誰是誰非？現在姑且不論。至於「馬頭娘」這一段傳說，雖然怪誕不經，卻還是唐人的著作（孫顏所輯的神女傳裏面的蠶女傳），現在介紹在下面：

在上古帝嚳高辛氏的時候，蜀中地方的百姓，還沒有一個領袖；地方上的事務，也沒人管理。各部落的鬥爭和搶奪，也是常事。

這蠶女——「馬頭娘」——的父親，被鄰近的部落俘擄了去，已經過了一年了。只有他平時所騎的馬，還養活在家裏。女兒常常想到和父親兩地阻隔，消息不通，悲悲切切地日夜記念着，有幾天竟連飲食和安息都廢棄了。他母親希望丈夫早些回來；並且爲安慰女兒起見，就在衆人面前宣誓立約道：「如果有人能够營救了她父親回來，就將這個女兒嫁給他。」她父親部下這班人，只會聽聽她母親的誓言；卻沒有人敢擔任去救她父親。

不料這匹馬，聽到這番誓言，就非常興奮地跳起來，掙斷了繩索，飛跑而去。過了幾天，她父親果然騎着這匹馬回來了。關於履行誓約這件事：因爲有人和馬的分別，當然無從提起。可是這匹馬，從此就嘶鳴着不肯進飲食。她父親追問是甚麼緣故，她母親就把宣誓立約這件事告訴他。她父親道：「這個誓約，當然是對人而言；並不是對馬而言。那有將人嫁馬的道理呢？」後來雖然加多了草料，而這匹怪馬仍舊不肯吃。每逢看見女兒走過它身邊，它就瞪出眼珠，怒氣勃勃地騰跳着！照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一次。最後，她父親也發怒了，就將這匹馬射死，把它的

皮，驪在天井裏。

這一天，女兒走過那驪着的馬皮旁邊，那馬皮突然張開，捲住了女兒，凌空飛去。大約過了十天，在桑樹上找到這張馬皮；女兒的身體，已經變做了蠶，在樹上吃桑葉。從此就吐絲作繭，給天下人做衣服，這是後來的話。

自從這女兒被馬皮捲去變做了蠶之後：她父母既悔且恨。常常記念她。有一天，忽然看見女兒在半空中乘着流雲，駕着這匹馬，帶了幾十名侍從，從天上下來，對父母道：「上帝因為我能够不惜自己的身體，力行孝道，心裏又能够不忘記大義，已經命我做九宮仙嬪的職司，永遠住在天上了；請父母不必記念我吧！」說完，就騰空上天去了。

蠶女的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交界的地方。各處養蠶的人家，每年都到這地方來祈禱。各處寺院廟堂之中，也多塑着蠶女的神像，使人家便於祈禱。那神像就是一個女子，披着一張有馬頭的馬皮，——民間就稱爲「馬頭娘。」

這件故事，雖然跡近迷信；可是在民間卻早已流傳得很普遍了。并且上面所說馬頭娘的塑像，到現在也還可以看得到。

*

*

*

*

*

*

【原文】

當高辛帝時，⁵⁴蜀⁵⁵地未立君長，無所統攝。蠶女父爲隣所掠，去已逾年；惟所

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寢食。其母慰撫之；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惟聞其誓，無能致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飲齕。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於人，而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皮於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得皮於桑樹之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人間。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於天矣。無復憶念也！」乃沖虛而

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⁵⁶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宮觀諸處，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見神女傳

唐孫頤撰

十八 痛罵漢高祖

杜荀鶴所撰的松窗雜記，載着一篇富有滑稽意味的神話。說一個書生，誤解了史傳的注釋文；和漢高祖強詞奪理地爭辯一場，漢高祖竟奈何他不得，雖然是無稽之談，卻是很為可笑。

有一個姓王的書生，自以為熟讀史傳；而歡喜誇耀自己的學問。每每辯駁古代的史實，多任憑自己的見解，強詞奪理，武斷一切。

有一次，他遊到沛縣，吃醉了酒，走進漢高祖廟，對着漢高祖的神座笑道：「漢高祖手提三尺劍，滅亡了暴秦，剪除了強楚，總算威武極了！然而終不能免除他母親『烏老』的稱呼！他徒然唱那『大風起兮雲飛揚』的歌，那裏能够『威加四海』呢？」說罷，便在廟裏踉踉跄跄地

走了一轉，看來看去，態度很爲傲慢。停留了好些時候，纔回寓所。

這一天夜裏，王生剛睡上牀，便有十幾名騎馬的兵將，來捉了他去，仍到漢高祖廟裏。有一個武士，揪住他的頭髮，站在階下。漢高祖坐在上面，按着寶劍，大怒道：「你這狂生，史書看不到幾頁，便敢褻瀆尊神！你所說的『烏老』究竟出於那一個典故？如果你說不出根據來，便不能逃罪。」

王生頓首說：「臣曾經看過大王的本紀，那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都載着道：『母劉氏，』下面注道：『烏老反，』又釋道：『老母之稱，』這明明是說大王的母親稱爲『烏老。』這句話，見之於史書，並不是臣杜撰的。』漢高祖更加大怒道：「沛縣的泗水亭長碑載得很明白，朕的外家是溫氏，那可以亂稱『烏老』呢？你自己讀錯本書，并且又不知道意義，還敢酒醉來噪鬧殿庭，應該交付地方官處以犯上的罪！」

高祖正說着，忽報太公來了。太公上階，回顧看見王生，便問道：「這是何人？如此見辱！」高

祖降階答道：「這是一個糊塗傲慢的狂生，罪應斬首。」王生望着太公高聲說道：「臣看史書所載，有人侮慢君親，尚且不罰；臣不過在神廟裏一句戲言，難道竟要殺我麼？」高祖又怒問道：「典冊上豈有侮慢君親而不受罰的人？」王生道：「大王卽位，與羣臣在前殿擺酒，替太上皇上壽，有證，可以麼？」高祖道：「好，你說罷。」王生道：「大王卽位，與羣臣在前殿擺酒，替太上皇上壽，有這件事麼？」高祖道：「有的。」又道：「大王獻壽之後，便對太上皇道：『我在少年時候，大人曾經說我無賴，不能創立事業，不如弟弟的得力；現在我的事業，和弟弟比較，究竟是那一個多而且大？』有這話麼？」高祖道：「有的。」又道：「殿上羣臣聽說，便齊聲叫你萬歲，大笑作樂，有這件事麼？」高祖也道：「有的。」王生便高聲道：「當着太上皇如此責問，這難道不是所謂侮慢君親嗎？」高祖聽到這裏，倒覺無話可駁。太公一看，事情鬧僵，恐怕收不了場，便道：「此人的歪理，是無法屈服他的，趕快叫他去罷！不然，你那『分我杯羹』這件事，他又耍嚷出來，批評你不孝了。」

高祖低頭無語，過了一刻，纔道：「斬這個狂生，反而污穢了我的寶劍；便命揪住頭髮的武士道：『打他幾個耳刮子，儆戒儆戒他罷！』那武士奉命，便舉手一個耳刮子打來；王生便倏然而醒。這時東方已經天亮了。對着鏡子看看自己的面孔，頰上還有幾條指痕；過了幾天，纔見消滅。」

*

*

*

*

*

*

【原文】

有王生者，博覽史籍；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辨駁古昔，多以臆斷。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剪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⁵⁷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⁵⁸。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肆目久之，乃還所寓。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書云：『母劉氏嫗』，而注云：『烏老反。』」釋云：『老母之稱。』見之於史，非臣出於胸襟耳。」漢祖

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宜付有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太公⁵⁹來，方及階，願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宜斬首。」王生目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嘗見有侮慢君親者，尙無所貶；而賤臣戲言於神廟，豈遂肆於市曹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嘗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生曰：「王卽位，會羣臣置酒於前殿，獻太上皇壽，有否？」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嘗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君親也！」太公曰：「此人不可以理屈，宜速遣之；不爾，必遭『杯羹』⁶⁰之讓也！」漢王默然良久，云：「斬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髮擗之。」一擗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踪，數日方滅。

見松窗雜記 唐杜荀鶴撰

十九 聰明老虎

貞元十四年，申州地方有許多老虎，常常白晝出來害人。這時候，淮上正有兵事；朝廷便命武將王徵去做申州太守。王徵到任之後，知道本州正鬧虎災，便命置辦擒虎的種種設備；又宣布賞格，凡是能够捉到一隻虎，就賞十匹緡。那時有一個老兵丁嵩，善於做擒虎的陷阱；一見賞格，他就稟明太守，在山路上布置了許多極深的陷阱。

丁嵩的陷阱布置不久，居然有一頭老虎，陷在阱裏了。接着便有許多人跑來觀看。丁嵩這一天正吃醉了酒。一見有虎入阱，便在衆人面前，誇獎自己的本領。手舞足蹈，得意非常。他又俯身爬在阱上，對那阱裏的猛虎，譏諷戲弄，有意和它尋開心。那虎雖然兇猛，可是身陷深阱，用不出力，只能叫叫跳跳，聊以洩憤罷了！

萬不料丁嵩開心過度，得意忘形；在起身的時候，衣襟被樹根絆住；又兼酒後無力，一個立脚不穩，便也跌進陷阱去了。衆人來不及攔救，便一齊大驚，總以爲他下阱之後，一定要送給老

虎做點心了。當下便有人爬在窰上察看。可是說了奇怪，丁崑跌進陷窰之後，並沒有身入虎口；他卻在窰裏，端坐不動。再看那虎，也並不害他，只不過瞪起虎目注視他罷了。

丁崑的同伴一看丁崑未死，當然要想設計救他。便用一架轆轤，盤着極粗的繩子，將繩頭垂下窰去預備叫丁崑縛在身上，再轉動轆轤，盤他上來，或者還有保全性命的希望。丁崑入窰之後，嚇得魂不附體，酒也嚇醒了。一看窰上有繩索垂下，便連忙纏在腰裏，向上舉手。上面人便旋轉轆轤，慢慢地將他提上。不料丁崑的身體離開窰底不過二三尺的時候，那虎使用前爪，扯住繩索留住他；照這樣地三四次。丁崑看它意態馴良，不像有傷害的神氣；但是它也不肯放自己出去。無法可想，便對那猛虎道：「你們這一班虎，任意行兇，常常進城害人，照理應當被捕受殺。本來你的性命，在這頃刻之間，早已斷送了；只因我酒醉失足，陷落在這裏；窰上衆人因為我在窰裏的緣故，所以不能立刻殺死你。你如果要害我，那便更加激怒了衆人，他們柴火亂投，恐怕我還未氣絕，而你卻已經燒死了。你如果不害我，那末放我出去；我便稟明太守，教你一條性

命，隨即放你出去。你便帶領你的同類，趕快離開本州的地界。我可以指着青天白日，和你立一個誓，決不悔約。」丁岳說完了這番話；那虎注意細聽，好像能够了解。丁岳扯動繩索，衆人再將繩子拉上，那虎便不再留他了。

丁岳出窰之後，自幸保全性命；心想那虎居然能够了解人言，我也不能背約。便立刻將此事報告太守，又貢獻自己的意見道：「山裏老虎很多，現在我們殺了這一隻虎，仍然不能免除其餘許多老虎的禍害；況且它居然通曉人意，我與它已有誓約；請太守准予釋放了它，希望它能够帶領同類，從此離開本界，使申州永遠安寧，豈不是好呢？」王徵起初聽說人虎相約的情形，很爲詫異；後來聽說放虎求安的意見，也覺得很有理由，於是便准許了丁岳的請求。

丁岳得准之後，便再到窰上，將太守允許釋放，和叫它從此離境的話，再對它切切實實地告誡一番；那虎在窰底聽了，盤旋踴躍，好像是表示感謝。丁岳就將泥土慢慢地填高了窰底；填到還有丈把深的時候，那虎便一躍而出。只聽它一聲長嘯，捲起一陳旋風；又見它奮爪昂頭，連躡

帶跳，倏忽之間，已經向山林裏逃去了。

從此十天以後，果然不見老虎的踪跡；山野之間便完全平靜了。

*

*

*

*

*

*

【原文】

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⁶²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⁶³焉。徵至，大修擒虎具，兵仗陷穽，靡不設備。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緡焉。有老卒丁崑者，善爲陷穽；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張設以圖之。徵既許，不數日而獲一虎。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崑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崑銜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罩掛樹根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糜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崑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崑之親愛憂崑，乃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崑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崑得索，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爪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崑因而謂之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

吾因沈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卽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若不損我，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冀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岳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囑目，不復留岳。既得出，遂以事白於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况與誓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岳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窠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富則積土坑側，稍益淺；猶深丈許，虎乃躍出；奮迅躑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日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

見集異記 唐薛用弱撰

二〇 勢利和尚（一）

王播在少年時候，父親早死，家裏很窮，曾經寄住在揚州木蘭院（寺名）裏。院裏和尚們的規矩，每逢吃飯，先以打「齋鐘」爲號。王播窮得沒飯吃，每逢聽得院裏打「齋鐘」，便跟着

和尚們進齋堂去吃飯。照這樣地日子一久，和尚們多厭惡他，就故意在吃罷齋飯以後，纔打「齋鐘」；等到王播聽得鐘聲進去，那批和尚們卻早已吃過飯了。

後來過了二十幾年，王播居然到揚州來做官了。他是舊地重來，每天公事完畢，便到從前所到過的地方去遊玩遊玩。自然，木蘭院是一定要去的。這一天，走進木蘭院，看見牆壁上有從前自己所題的字跡，居然已經用極精緻的碧紗將牠籠罩起來了。這顯然是和尚們知道自己已經做官，所以就看重自己的字跡，而做出了來的手法。王播看了目前的情形，回想從前在這裏混飯吃的景況，真所謂天差地遠。同時覺得和尚們的眼光，委實勢利已極。心裏這一感觸，就再題兩首詩道：

二十年前此院遊，

木蘭花發院新修；

而今再到經行處，

樹老無花僧白頭！

上堂已了各西東，

慚愧閑黎飯後鐘；

二十年來塵撲面，

如今始得碧紗籠。

※

※

※

※

※

※

【原文】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食。僧厭之，乃齋罷而後擊鐘；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見前）

編者按：明朝來集之曾經根據這件故事，編成一齣戲劇，名目就叫做碧紗籠。

見撫言 唐王保定撰

勢利和尚（二）

前面一節是唐朝的故事。此外，宋朝人吳處厚所著的青箱雜記裏，也載着一段相類的故事。現在附帶介紹在後面：

魏野和寇準同遊陝縣城外的一個僧寺；兩人同時在寺裏牆壁上題了一首詩。後來寇準已經做到大官，封萊國公；而魏野卻仍然是個平民。有一天又和寇準同去遊玩。

這個僧寺。只見從前寇準所題的詩，已經用精緻的碧紗將它籠罩起來了；再看自己從前所題的詩，卻並無遮蓋，上面已經布滿灰塵了。這顯然是寺裏和尚們勢利的舉動，魏野不勝感觸。

這時候，寇魏二人所帶的官妓，因為魏野的詩被灰塵所遮，看不清楚；就舉起美麗的衣袖，揮去了詩上的灰塵。魏野詩興一動，就吟了一首詩；其中兩句道：「但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

*

*

*

*

*

【原文】

魏野與寇萊公同遊陝郊僧寺，留題。後復同遊。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野詩塵昏滿壁。從行官妓，以袖拂之；野題詩云：「但願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見青箱雜

記 宋吳處厚撰

【注釋】

1. 「潞州」今山西長治縣一帶地方。唐朝在潞州置節度使。
2. 「節度使」官名。是一州地方的最高長官。
3. 「阮咸」本來是人名（晉朝人）他創造一種樂器，和月琴相仿，後來就將這種樂器叫做「阮咸」。
4. 「兩河」指黃河以南和以北叫做「河南」「河北」。
5. 「魏博」地名。魏是魏郡，今河南臨漳縣一帶地方；博是博平郡，今山東聊城縣一帶。唐置魏博節度使。
6. 「滑臺」地名。就是現在河南滑縣。
7. 「漏」古時用漏水壺計時刻。
8. 「烏蠻」烏蠻，蠻族名；烏蠻人流行的髻。
9. 「銅臺」「銅雀臺」，魏武帝曹操所造。遺址在今河南臨漳縣漳水旁。
10. 「漳水」水名。在河南。
11. 「伊戚」是憂患的意思。
12. 「紀綱」本是法紀和綱領的意思。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送衛於晉者，實紀綱之僕。」後世就用紀綱做僕的代名詞。
13. 「溫州」今浙江永嘉縣。
14. 「支山」就是支硎山。在今江蘇吳縣。
15. 「揚州」今江蘇江都縣。
16. 「潤州」今江蘇鎮江。
17. 「尉遲敬德」複姓尉遲，名恭，字敬德。唐代名將。封鄂國公。
18. 「槊」古時的兵器。
19. 「竇建德」隋人，隋末時，在饒陽（今河北安平縣）自立為長樂王；後又稱帝，國號夏。入唐，被太宗擒斬。
20. 「秦王」太宗在此時，未登帝位，受封秦王。
21. 「陛下」陛，是殿階。臣稱君，不敢直指，就稱為陛下。
22. 「奉天」唐時縣名。今陝西乾縣。
23. 「金瘡」為兵器所傷的瘡，瘡一作創。
24. 「裨將」就是偏將。
25. 「陶鄧」陶，指陶朱公。春秋時，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之後，棄官隱退，至陶（地名）改姓。

- 朱經商得利，積資而富，時稱陶朱公。鄧，指鄧通。漢文帝許他開山取銅鑄錢，由此大富。26.「蹴鞠」鞠，是古時皮做的一種毬。蹴鞠，是古時的遊戲法。和現在的踢球相類。27.「洞庭」今江蘇太湖中有洞庭山。又湖南有洞庭湖。28.「釋褐」褐是平民的衣服；古稱初次做官曰「釋褐」，意思是說脫去平民的衣服而換穿官服了。29.「常熟」今江蘇常熟縣。30.「少公」公是一種尊稱；此時張旭年紀還輕，所以稱為「少公」。31.「待詔」官名。32.「鴻臚」唐代招待外賓的機關叫做鴻臚寺，長官名叫鴻臚卿。33.「國手」手藝在全國算最高的人叫做國手。34.「東越閩中」現在的浙江福建一帶，古時是越族所住的地方，在東方，所以稱為東越。閩中是福建的古名。35.「庸嶺」在福建。36.「巫祝」以通鬼神為職業的人。37.「將樂」今福建將樂縣。38.「緹縈」漢太倉令淳于意第五女。意沒有兒子，文帝時，意犯罪，當受刑，緹縈上書，願將自身入官為婢，代父贖罪。詞意很哀切。文帝見書，很可憐他，就赦意的罪。并且下詔廢除肉刑——肉刑是傷損身體的刑罰。39.「英公」徐勣，字茂恭。隋末附從李密起兵。密亡，歸唐，為唐代名將，封英國公。40.「單雄信」隋末和徐勣等，附從李密，密亡，歸王世充，世充敗，為唐所獲被戮。41.「李密」煬帝末起兵後，為王世充所敗，歸唐復叛，伏誅。42.「王世充」煬帝時，官儀同守洛陽，煬帝在江都被弑，世充即自立稱帝，後歸唐。43.「海陵王」唐高祖之子，名元吉。44.「胡兒」唐高祖的祖先，本是胡人，所以雄信稱

元吉爲胡兒。45.「范陽」今河北定興縣一帶地方。46.「田承嗣」時爲天雄軍節度使，封雁門郡王。47.「湘中」今湖南地方。48.「荊州」今湖北江陵縣。49.「內史」官名。50.「納言」官名。51.「代州」今山西代縣。52.「鄠縣」今陝西鄠縣。在長安西南。53.「秦聲」陝西古爲秦地，陝西所行的歌曲，叫做秦聲。現在稱爲秦腔。54.「帝嚳高辛氏」上古時代的君主，名嚳，封在辛，稱爲高辛氏。55.「蜀中」今四川省的地方。56.「營救」想法子救他。57.「什邡綿竹德陽」三個地名。現在是三個縣，都屬四川省。58.「烏老」是「嫗」字的反切。史記和漢書這一個注，是注嫗字的音，而王生將烏老連帶釋文，誤爲老母的稱呼。59.「大風歌」漢高祖回故鄉，唱這幾句歌。下句是「威加四海兮歸故鄉」，末句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60.「太公」漢高祖之父。就是所謂太上皇。王生所說侮慢君親這一段事蹟，都見之於史記和漢書的高祖本紀。〔61.杯羹〕高祖初從楚霸王項羽，後背羽，羽便將太公捉住，向高祖要挾道：「我要將你的父親殺了，煮作羹了！」高祖答復道：「好罷！你煮好以後，請你分給我一杯。」後世的史論家，對於此事，批評高祖的不孝。62.「淮上」淮水上游的地方。63.「申州」今江蘇江陰縣一帶地。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少年叢刊
唐人小說選（全四冊）

◎定價國幣二元七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金 湛 廬

發行人 姚 戟 楣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二七二五）



全四册
(12725)